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 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核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一百五十八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郵一元八角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逐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上海香港 馬玉山糖果餅乾公司

香焦克餅 每罐一元 每磅五角

南京路三十七號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爲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勞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上海望平街黃字一百六十一號神州日報館啓

愛讀本報諸君鑒

前承定閱本報無任感紉其中有訂購已屆滿期者如承續定希即惠款以便蟬聯續寄本社同人報務紛繁恐或不及檢點有累愛讀諸君斷簡之憾特此通告

招登廣告

本報介紹

申報館照相銅版部製造各種照相銅版鋅版工料精緻交貨迅速且價格公道本報自出版以來所登鋅版時事畫及銅版照相等俱由該館銅版部承製其成蹟優美已早在閱報諸君洞鑒之中毋庸本館多述茲爲導引國人起見特行介紹如諸君有欲製刊銅版鋅版等件可逕至三馬路望平街轉角五層樓洋房申報館銅版部接洽定可得滿意之結果也此布

光學精深

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精益公司鑒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推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並承當代偉人傾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啓

大喜香烟 風行有年 物質優美 世莫與肩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癧子致者多由先天不足發育不固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遺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孫乏力終身難孕遺禍丈夫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措工本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焉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皮膚既起可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既可免刀割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寶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本埠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資康里口博愛醫院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一

請看!! 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 ▲發售預約

俄羅斯的文學已經在俄國發生絕大的影響便是在世界上也發生絕大的影響文學是表現一國的國民性的要想知道俄國的國民性就要看俄國的文學本社將俄國名家的短篇小說請沈穎耿匡諸君選譯約計五十餘篇從普希金(Pushkine)哥郭里(Gogol)屠格涅甫(Turgenev)柴霍甫(Tchehoff)托爾斯泰(Tolstoi)到柯洛連柯高爾基(Gorky)共二十九人每家各附有小傳和肖像作有系統的介紹全書計分四集凡留心俄國文學的人不可不讀凡留心俄國現在情形的人不可不讀先行出版第一集

▲第一集的目錄▼

驛站監察吏 普希金著 沈穎譯
雪媒 同上 同上
馬車 哥郭里著 耿匡譯
鵝賊 蓋爾岑著 同上
九封書 屠格涅甫著 沈穎譯
木匠的夥計 薛塞姆斯特著 謝義行譯
守備兵 高斯可甫著 耿匡譯
夜 斯坦奴可維慈著 安壽頤譯
一瞥 同上 康雍譯

每篇均附有著者照片和小傳

▲預約的辦法▼

本書第一集約十餘萬言現已付印六月底出版洋裝一厚冊定價大洋七角預約價大洋四角本京外埠寄費四分郵票代價亦可預約期以六月底截止寄信預約者以郵戳日期爲準第二三四集出版再行預告

又 鄭振鐸君手編 文學源流速略 亦不日出版 可作俄國文學史讀

北京梁家園後身八號 新中國雜誌社出版部啓

和盛首飾號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鐘表精鑲白金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兌白金鑽砂自煉白金零兌整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己如蒙賜顧請惠臨上海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瘡藥

天泡瘡膿窩瘡黃水瘡癩疥瘡乾濕瘡等以此藥擦之內服止癢三日可愈不發包好價由本外埠每一元收郵費一角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寶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謹啓

龍虎丹

癰疽發背起爲大患不成則已成則潰破血流潰爛難收不但痛苦難言且有生命之虞此龍虎丹一藥是單方和傷易治一切大瘡無論身上手上面部背上生何種腫毒一搽即散者服此藥一齊隔六時即可化凶爲安消退不愈再服誠衛生家必備之良藥也

每瓶兩劑售洋二元 六瓶洋十元

經售處上海寶善街西首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外埠郵購原班照郵

強種 精血丸 大補身體

主治 頭暈腦痛 心跳神怯 精力短少 是虛恍惚 怔忡健忘 煩躁不寐 目眩耳鳴 夢遺滑泄 麻木不仁 腰酸腿痛 參差寐泄 骨蒸時痛

概要 血質淡薄 氣色萎黃 自汗盜汗 虛煩潮熱 虛人久病 病後復元 肺虛咳嗽 胃不消化 內熱脹氣 大便難燥 孩童瘦弱 本元不足

價目 每小瓶洋七角半 每打洋七元二角半 大瓶洋一元二角 每打洋十二元 外埠各本分售處均有發售

上海中英大藥房總發行

萬應消瘀丸

瘀血一症患之爲害之難蹤有良藥外治然非急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敝館山人所秘傳無論瘀血或串穿破流膿服之如湯灌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壽慶里四弄一家正誠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寶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真正育亨賓片

本藥房新自外洋運到著名藥品育亨賓專治腎水不足陰氣虧損之固本賽元煥發精神業經全球醫生認爲無上妙品

每管十片售洋一元 每打十二管洋拾元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 科發藥房謹啟

上海休城胡開文 新發明草筆

自明代陳白沙先生創製茅筆今粵中雜有傳其法者惜不多得本莊主人研究斯術有年始發明一種黃山異草仿白沙法製成名曰鄣山茅穎其堅適用耐久圓滿和柔較羊毫兔毫尤爲書家名大文人學士交口稱之一善用承源滿上各海內諸公臨池助興本莊所藏有百年前上品古墨花樣多不及備載如蒙賜顧倍極歡迎

棋盤街交通路口 休城老胡開文啓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弱之朕兆宜速治此丸專治腎弱所致各病如腰背痛臀筋痛膀胱炎水腫小便有石小便頻數小便短少等症著奇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高等飯桶 (翁丹)

一人口闊約二寸餘、十人闊則二尺餘、百人二丈餘、千人二十餘丈、萬人二百數十丈、速舉國男女四百兆人之口、淮泗不足喻其廣矣、以廣逾淮泗之口、而一日三頓、傾五穀於此中、當需幾何、邱山不足喻其高矣、口之廣如是、腹之弘當與相稱、以四百兆計之、則飯桶之巨、殆亦駭人聽聞耶、飯桶之巨如是、其所造之糞之多、又復可想、然此何底之容、一日不壞則餓、一人不飽則怨、際此米貴之日、而機匠之肇事興亂、誠在意中、講社會主義者、初不必援掘勤之功矣、雖然、人有貧富、飯桶亦有高低、飯桶而低者、本身而已、高者則本身之外、必有無數飯桶以蔽之、如總理總長督軍省長、皆其類也、例若湘南之長沙、一張敬堯去、必有無數之飯桶與俱去、一譚組菴來、必有無數之飯桶與俱來、殊不知所謂無數飯桶之下、且各有無數小飯桶以仰給之、近則妻子、遠則親族故舊、所謂火腿繩子是也、觀夫攻城掠地、殺人如麻、非安置飯桶之爲而誰爲耶、是又講社會主義者之好題目矣、或問、如汝所言、足下得毋非飯桶、予應之曰、吾烏得而辭飯桶、誰惟予一人飯桶、鄙素講社會主義之大子、方在吾桶中捻飯吃矣、豈不寃哉、豈不痛哉、

擬南京金小寶王小蘭子金小玉等致省議會書 (翁丹)

議員先生閣下、治游人至、喧傳 貴會彈劾案、縱横新而同幹、加羅兄以一擬、士也詩詩、孰謂非夫、伏念 諸先生、人所選擇、天生優秀、產自投票之區、握有發言之權、尊嚴既異於齊民、價値但廉於次長、(國會議員、月給五百元、自謂與次長同等、省會議員、則自慚不如矣、)每值議政之暇、乘輿而來、翹提夾鼻、對壁鏡而生姿、短杖在手、應歌喉而爲節、小蘭子等、夙蒙 盼睞、得仰 風標、曾讓賓笑傭、獨有六朝烟水之氣、雖非於儉父、徒以本省田賦、盡壙齊梁、繭絲爲治、杼柚其空、某等均產無能、同騎、對酒當歌、無花不樂、傾食既畢、獸慾尤奢、未必強於南方、誠何愛諸花使、常無一日香火之情、彼其科長某處長某局長命、學龍而鳳、有馬匹婦有責、聊假橫陳之術、爲彼悖出之媒、殊或可返、壁將焉往、非敢丁娘之十索、能散范蠡之千金耶、 諸先生奕家謀國、旅食頻年、區區月薪、本不足供揆克一夕之費、至於尋芳訪艷、議員更在歡迎之歡、惟頭觸浪擲、身受難安、竊思爲將因之杞肥、桃僵或可李代、破若鶯之悍者、正所滅 諸先生之負擔耳、乃 諸先生激於公羨、去假三思、愛屋不能及鳥、投鼠頓忘忌器、大煞風景、此不能不爲 諸先生惜者也、且若畫貉而食肉、飽不思飢、醜業維持、貪其挹注、論罪即難從末減、原情宜少緩須臾、不意節近天中、雷轟口下、老蚯之鬼未噉、諸賊之王已擒、遂使怕在達官、殃及僚卒、縮花裙畔、星散蕊然、桃華渡頭、波光黯淡、盤登角奪、而飾兒不免啼飢、質緊絆絲、乃鵠母方愁續命、至於此極、誰實爲之、閘上涇一隅、昔倡禁娼之議、西人隔岸觀火、好爲高論、無怪其然、某等或藉隸嘍漕、或遷自廬陵、或金閶之流人、或板橋之土著、於 諸先生絕無省界之分、或有鄉亭之託、徒以幼而失學、長不歸農、齊沐固費綣翠、銀笑皆關製造、不避床笫之辱、庶幾勞動之工、陳獨秀既未曾爲聖神、胡適之亦不加以解放、 諸先生素抱國利民福主義、某等已耳熟能群、辱在同胞、敢求援手、讀總冰女士模範監獄小說、某議員有第六份外家、(見時事新報六月廿二號)某等生機已絕、等於未亡之人、擇善而從、願爲夫子之妾、倘 諸先生因露水之緣、略雲泥之分、羅金釵十二爲側室、廢女閭二百爲公妻、本博愛之精神、作文明之裝點、如天之福、亦 諸先生補過之方也、迫切待命、曷盡翹企、

從軍樂 (秋函)

今日中國的時局、往往有許多好名詞、說出來很是好聽、做出來便是罪惡的、不獨那些自由平等解放改造、鬧得人耳目不能清淨、單拿這從軍而論、記得杜工部詩裏說的那『爺娘妻子走相送、哭聲直上干雲霄』又說是『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早就有人議論他、這話說得太腐敗、『當兵爲男子的義務』這世只有個陸放翁解得這個道理、他那詩集裏、便有好多『從軍樂』的題目、當那宋朝時代、放翁的見解、也算開今日風氣之先了、政體改革、共設共和、南北爭持、兵連禍結、小民的苦、雖則苦到極處、從軍的樂、卻也樂到極處、軍閥主義、風靡一時、凡有掌握兵權的人、固然雄盼飛揚、躊躇自喜、就是那些丘八太爺、一經掛名軍籍、誰也不興高采烈『列強虎視』既不消同他們破火相見、偶然打得起來、也不過是自家兄弟、同自家兄弟鬧開頑笑、我們勝了、你們只顧飛跑、你們勝了、我們也只消避讓、性命既然沒有妨碍、而且勝的固然劫據城地、各謀位置、敗的也好沿路搶掠、雞犬一空、天下頂快活的事、還有比從軍快活的嗎、有人說但凡一個國家、只要辦成個舉國皆兵、那是再沒有不富強的、照這樣看起來、若一真個舉國皆兵、當兵的又沒有一個不樂、當初西方有個極樂世界、然則我們這東方、不也成了個極樂世界嗎、只不知道那歐美軍人、他們從軍樂處、究竟是個甚麼講究、小子愚昧、卻不敢妄答、容待再爲調査罷、

窺粧樓劇談

評梅之作、以春覺生說梅爲最切實、不激不厲、乾議得中、小隱與予、皆激於諸者無恥、不禁有過甚之辭、而趨炎附勢者、崇之若神聖、媚之若仙人、自甘逆心背理、強爲推舉、今對春覺生淵本窮源之論、將又如何偏心瀝血而作効忠之辯也、

春覺生謂外行評劇、每喜用梨園術語、總誤而不自覺、誠哉、今見有某者、自大評劇家之頭銜、撰書行世、其中紕謬、不可勝數、尤號曰內行、妄解術語、且以省人自任、是真不知天下有羞恥事者、日人聽花近著中國劇、書、頗爲人所稱道、蓋彼雖異族、而究考有素、且日與內行相周旋、彼有至友文退菴、京中票友之最老者、內行中無人不知之敬之、聽花得其是正、故書中所記、頗中肯綮、不可因彼爲日人而遂廢其言、豈若海上之某大評劇家、旣無經驗、又乏智識、剽竊拚湊、冒然刊梓、視此日人、當愧死矣、

今讀丹翁之天然對仗、不禁觸發杭州舞台之天然對仗、城站第一台有綠牡丹、湖濱鳳舞台則有白牡丹、第一台有小楊猴、鳳舞台則有小菊笙、兪揚二老、開武生正宗之兩派、今其嗣傳、並時於日下、乃私淑之二小同時輝映於湖山間、亦誠巧合矣、第一台有唐突武聖之三麻子、鳳舞台卽來一從而加甚之張月亭、既具雙花王之靈、復雜兩劇賊之猶、又對仗中之對仗也、此地無好色如好貨之狀元翁、作吏(去聲)俗之事、雙花王不至遭輕薄矣、或有以身受輕薄爲幸者、殆別有肺腸歟、如歐陽予倩者、前歲因某書譏其斷袖、大憤幾與訟獄、後卒經著者更正始已、去歲受通州狀元之聘、初以世姪之禮遇之、尚可居也、後狀元於劇場、闢一閣顏曰梅歐、既與男妓同視、且復下之、斯豈可忍、而竟樂之、及梅至通、狀元以畫眉之筆、作評量之辭、梅歐之顏色何若也、姿態何若也、此辭不特非世姪盟姪所應施、直視同妓樂耳、梅原男妓、當之無愧、歐陽乃世家子、亦什諳書、不特無怩色、且從而獻媚爭嬌、與男妓分顧盼、引褻詞爲榮寵、是眞甘居輕薄者、予什於報端屢屢諷之、冀其自拔、而今依然、豈羞惡之心、與江流俱逝耶、

閱京中報、知黃潤卿與朱素雲小翠花同演於新明大戲院、以黃之藝、竟演大軸、雲素反爲之配、京中劇運、亦垂垂盡矣、予不觀劇而作劇談、因窘、若觀劇而作劇談、尤窘、蓋今日南中之角所演之劇、實無可下筆處也、譬之評無從、貶之又不屑、奈何、

梅蘭芳的小生戲 (小隱)

梅蘭芳演轅門射戟、見諸凌霄漢閣的聖學記、可是沒有看過、這回小梅在上海、最後的那一天、排了一個雙齣、內中就有這轅門射戟、小梅連唱青衣戲、都帶些花旦的浪勁、別管怎麼樣、青衣總還是個女的、一旦要他唱小生、第一這腿、就先邁不開、小生有小生的音韵、還拿旦脚的腔調、來唱小生、那還能夠不貽笑大方嗎、他這齣戲、唱白動作、無一是處、享這樣的大名、既要唱這齣戲、不說是怎樣的大好、也總得大致不差、要是也同上海這些伶人、年終倒串戲的那個樣子、那又何必丟這個人呢、人家倒串、含有滑稽的性質、胡鬧還不妨、小梅是規規矩矩在那裏唱射戟、弄成這個樣子、難道說也因他臉子、就原諒他嗎、

花靴子是上海伶人興的、小梅扮呂布、居然也弄了一雙花靴子穿上、大約他這齣戲、出風頭的地方、就在這靴子上、要以靴子論、眞可以壓小香做楞仙了、

旦角老了、改唱小生、已成慣例、小梅這時、要唱小生、大概是預爲下橋的地步、未可厚非、從前陸小芬由青衣改小生、能脫盡旦角氣習、那是很不多見的、張采菱由花旦改小生、雖不如陸、也還罷了、德珺如由青衣改小生、雖不大佳、亦尙能享一時之名、最近姜妙香由青衣改小生、使假脫不了女角氣習、跟梅蘭芳湊戲、還可以、要一定唱小生正工戲、那就令人難受、還有一個陳桐雲由花旦改小生、比姜妙香還不如、那就更糟了、上海的趙君玉毛韻珂、也都唱小生、那聲音態度、都還帶些女性、唱巾生還可以將就、唱雉尾生那就令人肉麻了、小梅的小生成績、恭維他、也只好同趙毛二位並美、想到陳桐雲地位、一時只怕還彀不上呢、

一笑來函

大雄、我本不叫一笑、上次偶然爲鍾姑娘打抱不平、做了一篇『旗袍之發明家與劉翠仙』隨手謅了一個一笑的名字嵌上、不料上期晶報上有一篇『話夢』也寫着一笑的名字、却與我完全不相干、既然有個一笑第二出現、我這一笑第一、只好算功成身退、打今日起取消了、另換別的商標罷、免得小冠杜子夏、眞假雙老包、鬧得個糾纏不清了、眞正一笑弟一賢

▲看！看！看！▼

辻聽花先生著 中國劇

▲中外名流之題辭序文共計六十篇
▲名伶各裝小影臉譜書計五十張

著者聽花先生爲中外獨一之華劇研究家識見超凡筆鋒犀利天下無不知其名者此書舉凡劇界之歷史梨園之內情條分縷析言之綦詳洵宇內破天荒之傑作案頭陳列之珍品也初版早經售罄再版現亦無多風雅君子幸勿交臂失之

總發行所 北京前門內化石橋 順天時報社

▲定價一部大洋一元五角
◎外埠函購另加寄費二角郵票代價不收

愛克司光錄 (一三一)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九回 劉海蟾狂吟新體詩 邵璧虎大罵偽文學

這一天祝鵰文好生得意、第二天早起、便向衣店裏、買了一件簇新長衫、穿在身上、搖搖擺擺、走向劉海蟾這邊來行禮、他是緊緊記着、不敢磕頭、眞個在靈前鞠了鞠躬、海蟾其時却不在裏面、他早候在大廳上陪別的朋友談笑、祝鵰文仍由家人們引上大廳、見過海蟾、又同衆人相見、其中到有一大半是些青年、見了鵰文、也不將他放在眼裏、祝鵰文便向下首一張椅子上坐着、約莫到了午牌時分、家人上來稟告、說是祭筵已陳設好了、請少爺進去致祭、海蟾便拱拱手向坑上坐的一位少年笑道、有累邵二哥替我捺一捺風琴、我做的那幾首新體詩、是要獻醜的了、邵璧虎立卽答應、跳下坑偕着海蟾進去、祝鵰文也就跟隨一大夥人、都擠進去瞧看熱鬧、先由邵璧虎向靈前行過鞠躬的禮、然後退下來坐在風琴旁邊、海蟾必恭必敬、站在那搭兒、手裏捧着一張白紙、望着上面的字、只待着唱、邵璧虎將風琴按了按、嘴裏喊了一聲、一二三四、剛喊到這裏、海蟾早接着念道、『世界上本沒有我、因爲有了你、便有了我、一切憂憂恐怖、疾痛慘怛、都要我去承受、因此上提着你的名兒、越想越恨、越想越惱、』念到這裏、停了一歇、重行唱道『世界上本沒有我、因爲有了你、便有了我、一切功名富貴、田園財產、樂得交給我來享受、一個國民、兩個國民、四百兆國民、才造成這中華民國、如荼如錦、如花如火、』又唱道『我也算不得你的兒子、你也算不得我的父、大家偶然結合在一處、白丟下兩個母親、要我孝順、是萬不得能彀、你若是捨不得他們呀、何妨接他們一齊向大國裏走、』海蟾唱到這裏、衆人自然而然的、已經拍起掌來、祝鵰文也跟在裏邊喊好、正鬧亂着、又聽見海蟾接着唱道『你死了已有二十一個日子、人說到了三七時候、我拿你的銀錢買一盂飯、又用你的血汗換一杯酒、這幾首新體詩兒、你還聽見否、那些嗚呼哀哉伏維尙饗的詞頭、都覺舊、可惜你是個前淸秀才、還怕解不來這其中的好醜、』其時風琴的聲音、忽的戛然而止、接着便是大家喝采、鬧了一會、海蟾便邀衆人回至前廳、邵璧虎不住顚頭播腦、說罵得好、罵得痛快、不是海翁、世界上那裏有這樣的大手筆、海蟾笑道、這也沒有甚麼好處、不過就事論事、比較那一班咬文嚼字的舊文學家、似乎爽利些、不去粧模做樣罷了、我一人如此、我總希冀人人都能如此、那家庭階級的餘毒、庶幾可望有除掉的日子了、（未完）

夕陽紅檻錄 (三八) 鵷雛

第十章 春容夢覺酒入愁腸 雲散風流花留霧眼

湘秋聽了、茫然不解、便笑道、今天的說話、完全是猜啞謎、我才猜了一個啞謎、你現在又要給啞謎我猜嗎、畹雲也笑道、正是你好好的和他說呀、當下六家坐了、喝過了一盃汽水、吳奴便問湘秋道、你杭州是幾時回來的、還打算去不去、湘秋搖搖頭、說不了、我現在頗有桃椎委地之想、那裏還入衣冠酬酢之場呢、吳奴道如此很好、桃椎委地、是逃到山中去、我我現在却要你逃到大海中去、雖不必把衣冠委在地上、却也要易服改裝、倒有些和像的、你且隨我道來、張亨甫是個大資本家、你是知道的、新近他在新嘉坡發財了、一所大書局規模很大、資本很足、要把這書局做個南洋文化的中心、灌輸新知、轉移風俗、關係很爲重要的、他前幾個禮拜、就打電報給我、託我找一個可以做編譯長的人、電報中也說起你、我想你在上海也太窮窘了、何妨到南洋去吃些苦、壯壯筋骨、堅堅心志、所以復電就把你舉薦了、誰知後來一打聽、你是到杭州去了、我一想這可糟了、你已經在杭州有事、又如何好再到那邊去呢、不防亨甫那裏接到我的電報、聽說你可以去、他歡喜的再也沒得說了、連一接二的打電報問我、你到底幾時可以動身、又怕你銀錢不湊手、匯了一千元來、作你的路費、也已經到了、現在匯豐銀行裏、沒有去拿、如今話說明白了、請你澄心一想、還是答應呢、還是辭掉人家、也隨你的便、不過在我想來、在那邊是很有發展的、論不定可以比在日本的朱舜水哩、我勸你還是答應了罷、吳奴說時、湘園默默的聽着、聽到此地不覺拍手道、好極好極、再巧不過的、你們怕還不知他今天的事哩、（未完）

老雙處 (春覺生)

粵中國會遷移、兩院同人、齊集海上、其中好聽戲劇者、十之六七、一日有人問於余曰、滬上老生角色、以誰居首、余答之曰、老雙處、

雙處爲孫菊仙之及門弟子、二十年前、孫之喉、較雙處宏闊、若以劇學的規律而論、孫多翻音倒字、唱亦拖泥帶水、雙則謹守典型、不涉狹穢、孫不逮雙遠甚、近年孫之聲帶頹敗、並嗓音亦不如雙處矣、

昨又有人問余曰、汝謂雙處爲海上居首之生角、而亦舞台竟將其戲碼、排在前列、有時竟演開鑼戲何耶、余應之曰、此足爲上海不懂聽戲之一種表徵、與雙處之榮辱毀譽何與乎、白香山詩云、天下無正色、悅目卽爲姝、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當此白話文新體詩澎湃時代、與之談左國史漢律體格律、豈非對牛彈琴、

（註）律體詩卽古體詩、見汲古閣藏宋本松陵集、

何月山之長板坡 (天游)

我聽了楊小樓的長板坡、別的長板坡就不情願去聽了、聽說亦舞台何月山的長板坡、也算是有一點名氣、我就跑了去聽他一下、好容易長板坡上了場、前一場就是嘆五更、八個小兵同着簇擁幾個人都走完了、我伸頸張目望這趙雲出來、那裏曉得出來了一個甘夫人、還有一個糜夫人、我就有些奇怪、那趙雲他到那裏去了呢、忽然聽見鼓也打得緊了、鑼也敲得響了、這許多兵丁和二位夫人、居然和站班似的立在兩邊、那趙雲就飛的跑了出來、跑到台心乾立不動、慢慢的高抬兩足、一步一步的走到台口、弄得裏面的劉備、不好意思的出來、只好等他走完了再出來、這舊戲的規矩、身分越大的、越走在後面、那趙雲的身分、不是比那二位夫人低麼、怎麼二位夫人、倒走在他的面前呢、這二位夫人爲什麼要替他站班呢、劉備爲什麼要吃他的虧呢、哦、明白了、原來他發拿的比別人多、架子比他們大、話沒說完、憫憫拍我的肩問我道、要是小梅起糜夫人、那何月山便怎麼樣呢、我說他早已跑到前面去了、

說梅 (春覺生)

以當年而論、不過與姜妙香相伯仲、以現在而論、嗓音已然竭中、不及吳彩霞、比起王蕙芳、更是不如了、(蕙芳近年學青衣、大見長進、)不想一般昏天黑地、不知舊劇爲何物的臭名士惡官僚、極力代他表揚、乃有今日、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更有一種混旦、居然創出一個梅派青衣的名詞來、可謂荒謬絕倫、試問梅派青衣、如何唱法、何妨唱給愚下聽一聽、教我開開耳竅呢、此次小梅到上海、有人責備他不演舊戲、劇園主人、因爲營業關係、也不與他排舊戲、據我所見、就使蘭芳唱舊戲、上海懂得聽的、能有幾個人呢、(鄙人旅滬兩月、實地調查、此地聽戲程度之幼稚、較天津尤甚、)

近時一般評劇家、每每好拿梅蘭芳與德霖作比較、其實二人豈可相提並論、德霖是小梅的老前輩、梅對陳向執弟子禮、單論唱戲一道、不及德霖萬一、以色而論、德霖在輕年時代卽並以豔鳴於當時、不以色重於人、強把兩個人拉在一起作比較、實在風馬牛不相及、須知評論小梅、祇應當專就他一個人身上觀察、不必強拉別人作比較、然後才能見出究竟、梅蘭芳唱舊戲、並沒什麼最大的奇特、只是腔調字眼、謹守家法、不出前人的範圍、每齣戲中、往往有幾句驚人的腔調、此是他好的地方、(作工戲也比別人了緻、)(未完)

春江花事 (老鵷)

▲上一節說星寶金寶紅金賽玉四人、在三馬路同船合命、到了這一節、凌第仍舊調回福祥里去了、餘下的三個先生、依舊在一起、有人告訴我、那星寶等的老鴇、叫做小妹子、有個男人、性格毛燥得很、一個不如意、就要把小妹子毆打、有時連星寶等、也要嘗嘗他的拳頭滋味、唉、做了女子落在堂子裏、已經不幸極了、還受這種似爺非爺的虐待、豈不更覺可憐、據說小妹姐夫妻兩口、一共有八九個討人、看他不出、到是有銅鈿的龜鴇呢、

▲久安里青鳳、在端午節邊、有個吃鐘莊飯的客人、同他算帳、一共兩台菜、二十個局、那客人付他二十塊錢、青鳳覺得不對、有些躊躇、那客人便道、你忘懷了麼、不是有一天、你拿我一張新鈔票去的麼、青鳳聽了、恍然大悟、立刻就回答客人道、那天這張新鈔票、不是你不肯換給我、我當場就還你的麼、客人道、這眞沒趣、難道我許你十塊錢不成、也罷、我認個晦氣、賠你五塊錢罷、青鳳何等漂亮、嘆咻的笑道、五塊錢大可不必、大少少開銷些不妨、爲何要把舊話來夾雜着提一提、被人家聽見了、到認是我同你計論多少哩、說得那個客人、閉口無言、搭訕着走了、

▲三馬路某媛同着花娟娟、這兩個孩子、多能說廣東話、而且很圓熟、據說他們出身都是廣東人、此外又有好第、蔡詠春等、都能說廣東話、我因想起、上海堂子裏、祇有蘇社、是完全的蘇人、錫金幫是無錫金匱人、常州人附屬在內、杭幫是杭州人、然與湖州附屬、常熟幫已經過時了、當紹幫沒有鼎鼎大名的、現在有這許多廣東出身的姑娘、豈不是現成的一個粵幫、於是政界花界裏、蘇社同粵幫、一樣很出些小風頭、

▲我聽見妓女自謀解放、很覺快活、希望世上沒有這一類倡妓營業、人類的道德、不知要高尚多少、社會的經濟、不知要積省多少、但是那般吃堂子飯的人、不曉得什麼心腸、總掉不下這等什子的賤業、譬如蓮英這回的事情、做他的爺娘姊妹、也可以說精神、物質上、同受了很深很鉅的痛苦、從今以後、好永遠杜絕這條路了、那裏曉得、偏偏不對、現在蓮英的妹子、頂替了姊姊的原名、調到民興里同幻眞合做、雖然說是爲經濟問題、不得不如此、我們中國人的吃苦不記的老毛病、於此可見、